

【有所思】

中年茶香



□李晓

春雨织成蚕丝一样的雨帘，在离城八十多公里的深山里，余哥与山中老妪村妇们头戴斗笠，正忙着采茶。

余哥在山上种茶，茶山的面积是三千亩，绵延山峰，茶香漫漫。我在空中缆车上俯瞰过余哥的茶山，绿海涟漪，半空中的团团白云柔柔垂下来，如品味茶香后的微醺飘然。

余哥说，你来山上吧，我请你喝最新的银针茶。想起去年初夏，正是我人生困顿时分，去余哥那里喝了一天山泉泡的茶，肺叶如纤长茶叶般缓缓舒展，一颗蒙尘的心，得到了茶的滋养。茶是天地之间的精魂，茶让人慈悲与宽容。

人到中年以后，我喜欢上了饮茶。这是一种人生江湖的更替。想起早年一起喝酒的人，多得可以一卡车一卡车地鱼贯而来。而今一起喝茶的人，是骑毛驴而来，在山道上慢慢悠悠地走。山道上，有密密匝匝的茶树，清风过处，茶树漫出来的香气，会把一个人恣意生长的许多欲望过滤，清洗了一层又一层。说一个人有了羽化如仙的飘渺之感，大约就是肺腑中贯通了这种山野地气后的泰然处之。

一个人在年少时喝茶，就好比在生命的早春喝茶，似乎还有一点浮躁或做作的成分。到了中年再喝茶，或许才品得出茶的好味道，遇见茶的魂。这一片能看见植物血管的细小茶叶，它也经历了天光之下风霜雷电的洗礼。看一片茶叶在杯子里浸泡，婀娜多姿地浮散开来，如同一个人把自己缓缓地、彻底地打开，生命之中的沉香由此徐徐浮现。淡定，说的就是一个人品茶时的状态吧。年少莽撞的时光里，你会看到一个人咕咚咕咚喝下茶水，喉结滚动，目光如电如炬。到了中年，一个人身体里散发出的气场，与漫山茶香轻轻碰上了头，是自然的、愉悦的相逢。在茶香里，人淡如菊，显现出一个人的清癯神态、清奇骨相。

在我的中年季节，我幻想着找古代的几个人一起喝茶。比如唐朝的“茶圣”陆羽，这个拥有一个诗意名字的人，写有一部《茶经》。陆羽二十七岁那年便隐居江南，撰《茶经》三卷，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，开启了一个茶的时代。陆羽也熟悉茶树育

种、栽培和加工技术，唐朝好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一起品过茶。谈诗论道，品茗说茶，陆羽的一生，就像那漂浮回旋的茶叶，在唐朝的茶山上，结下了散发着茶香的善果。我想与他喝茶，是想与一个茶叶般素净清雅的人，在茶香氤氲里，白云一样舒展自己的生命。

还有苏东坡，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，朋友王安石已到垂暮之年，因为实施“变法”，身心憔悴，体内痰火郁结。太医给王安石开了一个方子，说是用阳羡的茶，以长江瞿塘峡中段的水来煎烹，才能消除痰火。于是他修书一封拜托苏东坡在长江瞿塘峡打一瓮水捎来。后来，苏东坡果然守信，过三峡时在湍急的江水里打了一瓮水亲自给王安石送去，王安石居然品出了这不是瞿塘峡的水，是下游巫峡的江水，他说：“上峡味浓，下峡味淡，中峡浓淡之间也。”原来苏东坡在船上一路迷恋江峡风光，到了下游才想起此事，涛急浪涌又不便返回，赶快在巫峡打了水。这两个一生喜茶之人，穿越迢迢关山，送上一瓮江水泡茶，这份友谊，如今去哪一座仙山、哪一条河流寻觅？

山色空蒙中想起一些茶的名字，一个人就被那些葱茏葳蕤的茶树环绕：井冈青翠、洞庭碧螺春、武夷大红袍、云南普洱、西湖龙井……这些云雾飘渺的茶叶产地，让我的内心如水中袅袅漂浮的茶叶，带着一种暗香，云卷云舒，像打开故国大地的一幅幅山水画卷。

我的朋友二毛，三十七岁那年头发就掉光了，他靠推着一辆人力板车卖臭豆腐与茶叶蛋为生。二毛的茶叶蛋，就是用他老家山上的茶叶加山泉水煮熟的。夫唱妇随，二毛与娇小的妻子有时一同挎一个竹篮回乡采茶，手指上下翻飞，茶叶一片片飘到了篮中。二毛说，他们的茶篮里，装着的是——一篮老家的山水。

特别是这中年季节里的茶，在缕缕茶香渗透和涓滴灌溉之中，涌动着对沧桑时间和生命的绵绵敬意。在城市的灯影里沉静下来，浮想起茶在山中摇曳，宛如一个人站在植物中央，有了山水的气节，有了云水的苍茫。而在天地之间这个巨大茶盏的时空浸泡里，云雾缭绕中，浮动命运的万千气象，蒸腾着人世的万般滋味。

【在人间】

北沙参花开

□高绪丽

随着春意的紧锣密鼓，小区里的花事一波挨着另一波，白玉兰、杏花、樱花、桃花陆续盛开，接下来是牡丹与芍药，可谓花红柳绿，姹紫嫣红。置身于五颜六色的花的海洋里，没来由想起老房子院里那些细碎如雪、纯洁通透的花簇，内心免不了五味杂陈。

我打电话回家问婆婆：“外婆院里的北沙参，开花了吗？”婆婆不明所以，答道：“现在刚刚长出新叶子，要开花还得再等等。”见我没出声，婆婆又说：“这时候，可以用北沙参的叶子馊渣，你想吃了吗？”我摇摇头，挂了电话，深呼出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轻松一些。窗外的冬青丛里，一只猫旁若无人、慵懒悠闲地在草地上溜达。不远处的杏树下，杏花花瓣铺了一地，粉粉嫩嫩的，好像一台精心布置的舞台剧，哪怕即将离场，也要华丽转身。偏偏这些落在我这个看客的眼睛里，徒留些许落寞在心头。

刚刚过去的周末，先生表哥的儿子第一次领准媳妇回来，我们大家庭上下二十四口人齐聚一堂，共同庆祝。这是自老太太走后，这个大家庭第一次以喜事为由，从城市的大小角落出发，一起回到久别的村子里。大舅家与外婆的房子只有一墙之隔，曾经，作为长孙的大舅家的表哥每次回家，第一宿常常睡在老太太的炕上，与老太太聊天聊半宿。后来表哥的儿子上，老太太看她的长重孙，更加眉眼含笑。不管谁给了她好吃的，她总要留出来一些放在里屋的箱子里，留着给她的长重孙尝一尝。席间，不知是谁来了一句：“要是老太太还在……”或许是意识到什么，话没说完，停住了，但所有人都安静下来，都在心里默默念道，假如老太太还在，看到她的重孙子领回来漂亮的重孙媳妇，该多么开心啊！

“我是外婆一手看大的。”刚认识我先生的时候，他告诉我的第一件家里的事情，就是这个信息。嫁给他后，婆婆又把把这个信息，用多次回放的形式，把它补充得更加具体。婆婆说，那时候住在单位分的房子里，冬天没有炉子，孩子冻得晚上睡不着，一个劲儿哭，没法子，她只能抱着孩子一起哭。外婆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，连夜让大舅推着板车来接孩子。于是，8个月大的先生，就被外婆抱回了家。从此，家里有点好吃的，先紧着他吃。喝不上奶水，外婆托人从青岛买了一大箱子钙奶饼干，回来用麦乳精泡给他吃。夏天的夜里，担心他睡得不踏实，外婆坐在旁边给他摇蒲扇，常常是坐着睡着了，手还在不停重复着摇蒲扇的动作。那时候，外公常年在外出，一年只回去一两趟。有一次，担心孩子哭闹吵到外公休息，外婆就抱着他一宿没有合眼，看到天空泛起鱼肚白，又起身给全家人准备早饭。

我与先生认识不久，有一天，他说：“我带你去见外婆吧。”于是，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个脸上没有太多表情，面目却很和善的老太太。或许因为我从小也是被我的外婆看大的，那次虽然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但我从她的身上明显感受到浓浓的善意，好像很久以前我们已经见过的。她拉着我的手，轻轻抚摸着我的手背，对我嘘寒问暖。

后来，我们回婆婆家，会特意绕道去外婆家一趟。车子刚拐过老房子前面的胡同，坐在老人堆里晒太阳的外婆就看到了我们。她起身提着马扎，笑吟吟地朝

我们走来。我上前挽起她的胳膊，我们一起跨过街门门槛，走到院子里，映入眼帘的，除了家门两边从夏初开到秋末的月季花，再就是占了半个院子的北沙参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北沙参，以前只是在书里见过它的名字。外婆说，它原来只有几株，后来开了花，落了种子，来年又发出更多的小北沙参。年复一年，这院子里的北沙参占据了很大一块地方。

北沙参，匍地生长，叶子宽大，遇到花期，细细碎碎的伞状花朵如同遗落的小星星，婉约秀气地立在叶子中央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们坐在院子里，先生陪着外婆讲些近况，我则坐在那一簇簇北沙参花前，看着那些星星簇簇的花朵出神。

后来我们有了孩子，外婆的年岁更大了。再去外婆家，外婆常常躺在炕上倚着被子看电视，见我们来了，她才费力地起身，她说：“最近，头又开始疼，你姐姐拿了药回来，我吃着好些了。”外婆花白的头发里，只有零星几根黑发，但精神还不错。外婆家的墙上挂着几张孩子的照片，都是孙子们、外孙们家的孩子，没事的时候，外婆喜欢看墙上那些胖嘟嘟的婴孩，那些婴孩对着她笑，她也笑。

我家小宝出生后，婆婆来到我身边帮我照顾小宝，直到小宝去了幼儿园她才回去。这期间，每隔一个星期，我会开车送她回村探望年事已高的外婆。外婆在离开村的那年春天，但下地走动已经不可能了。婆婆跟外婆商量，去她家住段日子，方便她照顾。在以前，老太太断不会松口的，但那次，外婆居然同意了。公公把外婆背上车，那时，外婆已经不能坐起身。夜里睡觉，外婆睡一会儿就要起来方便，一宿要起来十几次。我睡的屋与她的屋只一墙之隔，她们起夜动静很大，我都听得清楚。周一夜里，婆婆又扶外婆起来十几次后，天已大亮，婆婆问老太太：“前天夜里，你哼哼一宿，喊着浑身疼，昨晚是好些了吗？没有喊疼？”老太太回了句：“哪是不疼啊！这不是孩子们在那屋吗，我担心吵着他们睡不好啊！”第二天，婆婆又把原话复述给外公听，我在一旁听了，瞬间泪如雨下，我跟外婆说：“要是疼了，您就喊出来，不要忍着，知道吗？”外婆躺在那里，艰难地回道：“要上班了吗？路上慢一点儿。”

身体好一些后，外婆坚持回到老房子居住。每天进出老房子的人很多，没有人会去在意，院里的北沙参花已经凋谢了大半。曾经细细碎碎如雪般白的花瓣蜷缩着，泛着黄，有的沾了泥土，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样。也在那年将寒的时候，外婆永远离开了这个人世，走的时候，面目非常安详。

从此，这个世上，再无外婆这个人了。过年再去外婆村子里给大舅妈、三舅妈拜年，看到老房子铁将军把门，所有人都特意避开一个共同的话题，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在出卖内心。有人说，人世间的魅力所在，就建立在平淡无奇的日常上。殊不知，偏偏就是这些不起眼的日常，在往后的岁月里，在某一时刻，会轻易掀起内心的惊涛骇浪，让人很难平静。

听说，老房子院里的北沙参，已经快要蔓延及整个院子了。那些北沙参花开时，应该也没有人打扰吧。一想起那整片的北沙参，如碎雪般纯洁通透的小花朵，细细碎碎的，在有月光的夜色里静静地绽开，我的心底深处，出现了一股暖流，悄悄流淌。